

爱心传递

◆ (美国)吉尔·拉贝 张维(编译)

圣诞节前夕，坐落在德克萨斯州克利本市区的沃尔玛商场里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人们都在选购首饰、玩具、衣服及装饰圣诞树的小家电。所有的出口处都排着长队，大家耐心地等待着付款结账。

排在收银员杰佛瑞·康迪德收款机后面的队伍很长，但秩序井然，随着前面的顾客付完款走开，后面的人慢慢地往前移。排在队伍前面的是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，她穿着不合时宜的旧衣服，双手粗糙，看上去就知道她是个做粗活的人，家里的生活很拮据。她怀里抱着一个索尼游戏机站在那等待着。也许这个游戏机是她儿子梦寐以求

求的礼品。游戏机标签上的价格是220美元，她一年辛辛苦苦积蓄下来的钱，差不多正好是这个数。前面的顾客付款完毕，这个女人便来到收款机前，将手中的游戏机递给收银员康迪德。康迪德将游戏机盒子上的条形码对准收款机红外线窗口进行扫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位女士突然慌乱起来。她满脸绯红，两只手在自己身上一个劲地乱摸。“哎呀，我的钱包不见了！”她惊恐地喊道。她记得来的时候带着钱包，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她手忙脚乱地在身上找了一会儿，站在那里捂着脸抽泣了起来。

“唉，越忙越打岔，这件事怎么会发生在

我这儿呢？”康迪德在心里嘀咕着。他拉开抽屉，拿出对讲机，请前台经理尽快赶过来。因为这个时候只有经理才有权限将收款机打开，将里面刚刚录入的这笔交易作废、将索尼游戏机重新放回原处。在这笔交易没取消前，这台收款机无法继续交易。康迪德只好耸耸肩、抱歉地对排队的顾客苦笑了一下，然后将出口处的红缎带拉起来，暂时停止交易，等候前台经理过来处理。看着商场里人山人海，康迪德不知道经理什么时候能赶过来。“看来，今天下班肯定要推迟，去教堂可能要迟到了。”康迪德皱着眉头寻思着。

这时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：排在队伍

后面的一位顾客拿出钱包，掏出100美元，请前面的顾客传递到收款台去。传递过程中，有人加上20美元，紧接着又有人加上10美元，还有人掏出一把硬币凑在一起……经过很多只手的传递，这些钱最后放到了收款台上，正好220美元。当康迪德将装有游戏机的盒子交到中年妇女手中时，她激动不已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尽管还带着泪痕。

圣诞节前夕，一群陌生人帮助了一位生活拮据的女人，他们用自己的手向她传递了一份爱心，帮这位困境中的母亲完成了心愿，给儿子买了期盼已久的圣诞礼物。对收银员杰佛瑞·康迪德来说，他永远记得这一年的圣诞节。

奇妙的晚礼服

◆ (美国)凯伦·威廉姆斯 翟振祥(编译)

“妈妈，你在着装方面有过什么尴尬的经历吗？”与26岁的儿子乔尔漫游迈阿密，他指着我头上的宽檐遮阳帽问。我耸耸肩说没有。“那年圣诞节，你身上套着一个纸板箱也没觉得不自在吗？”他不依不饶，一句话唤醒了我尘封的记忆。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，那时他才5岁呀？可能是家里人闲谈时又让这段陈年旧事得以流传了吧。

那年我成了一位单身妈妈，打算重新组建家庭。无奈所居住的小城合适的单身男士稀缺，于是我加入一个交友社团。这个组织，在报刊上发布征友信息，类似于今天的网络相亲，不同的是彼时双方要靠书信联系。后来我与俄勒冈州一个名叫埃德的男士鸿雁传情几个月，他和我境遇相似：结过婚，有孩子，同样准备再觅知心伴侣。

这年的圣诞夜，天气奇冷，埃德把儿子送到亲戚家，乘飞机从俄勒冈赶到印第安那州的韦恩堡与我相会。姑姑露西尔驾车带我去机场迎接。“寒潮来了，气温骤降到零下25℃。”姑姑说这句话时，我正为与男友初次见面而忐忑不安。

我身上套着一个大大的纸箱，箱子是几周前从一个家具商店找到的，有一人多高。我把它买下来带回家，在顶部割出一个洞，能让我的头钻出来，再用油漆把箱身涂成红色。把自己装扮成圣诞礼物的模样也许更适合这段书信情缘，它能让我从紧张不安中解放出来，而且还有另一个妙处：倘若在机场我对埃德不来电，没能见到钟情，我可以把头缩进纸板箱，悄悄溜到墙角，然后伺机溜走。

那个圣诞夜，候机大厅里人影寥寥，没有谁注意到我的奇装异服。不过，人影稀少也不利于可能的逃遁行动。姑姑嘀咕着：“你居然把自己装扮成这个样子，真叫人难以置信！”我头上扎着绿色的饰带，配上红色的箱体，活脱脱一个卡通机器人形象。我和姑姑走向埃德将要通过的出站口，这时，机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发现新大陆似地跑过来，听说我将在这里与男友初次见面，他问了埃德的名字，然后跟机上工作人员取得联系。

“哈哈，”他大笑着说，“我跟他们讲了，你的朋友将最后一个下飞机，到那边去，一会儿会有很多人为你喝彩欢呼的！”

乘客们陆续走下飞机进入候机大厅，见到我，大笑围着过来，雀跃着欢呼着，我大喜，恨不得立刻逃之夭夭。

这时，埃德出现了，我敢肯定，绝对是他，他留着络腮胡子，身穿法兰绒衬衣，因为旅途劳顿，略显疲惫。他步履从容走过来，揽我入怀，与我深情相吻，人们鼓掌欢呼起来，姑姑忙不迭地“咔嚓”摁相机快门。

“亲爱的，你怎么想出扮成圣诞礼物这么个主意的？”在我们三人走向汽车时，埃德笑着问我。“我想可能是破冰船给我的灵感吧。”我边做着解释，边小心翼翼地走着，以防被脚下光滑的路面滑倒。

来年七月份，我和埃德步入婚姻的殿堂。此后，我再也没穿过这件奇妙的圣诞晚礼服。

梦中的礼物

◆ (美国)乔治·H·布鲁克斯 魏鸣放(编译)

1944年圣诞前夜，我在美国海军部队服役。那天，我在旧金山有一天的假期。正巧，因为无聊，我在一场牌戏中赢了300元钱，不过我心里明白，这些钱对于我这样一个管不住钱的人来说，丝毫不能减轻那深深积压在我心中的无名悲哀。

整整一天，我如梦游一般，在满街快乐欢笑的人群中，漫无目的地穿行。最终，在接近黄昏的时候，我的目光终于被一样东西吸引住，这简直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

原来，在前面一家百货商店的橱窗里，有一座城市模型，两只呜呜鸣叫的玩具小火车，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来回穿行。而在那

家商店的橱窗里，呆立着一位瘦骨嶙嶙的小男孩，看上去约摸在9岁左右，他的鼻子因为挤压在橱窗玻璃上而变得扁平，而且整个身子一动不动，仿佛全身心被里面的小火车牢牢地吸引住。突然间，那个小男孩变成了9年以前的我，而这家商店竟幻化而成我家乡纽约城里的玩具城。我能想象，我能感觉，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失望。我仿佛重新又听到，那种出自心底无奈的深深叹息——那种试图抑制绝望的脆弱努力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家里贫穷，只因为卑微的父亲无力提供。我看到男孩离别前的恋恋不舍，那默默回头的最后一眼。

天哪，那一幕熟悉的场景，又将在我眼前发生！不知什么力量，使我不顾一切，上去紧紧抓住男孩的手臂。小男孩被我的突然举动吓得半死。“我叫乔治。”我气喘吁吁，赶忙自我介绍。“我叫小杰弗里·霍利斯……”小男孩定了定神，勉强回答。“那小霍利斯，”我用大人才有的自傲口气，高声说，“我们将这些火车买来如何？”男孩的眼睛突然睁大，拉着我的手走进商店。我知道这件事太过唐突，不过我并不介意。一时间，我只想回到9岁，只想实现一个孩子的梦想。店里的服务员满脸猜疑，一个衣衫褴褛的黑人孩子，一个穿着凑合的黑人水兵，就凭我们俩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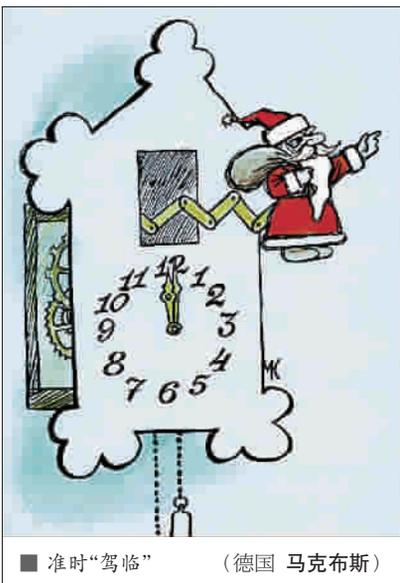
刚到 he 家里，老霍利斯的表情冷淡，使我回想起当年自己的父亲。“我只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水兵，先生。”我带着尊敬的语气，同时向他解释，我是如何在他的儿子刚才充满渴望的眼神里，看到自己当年同样的影子。“难道你就真的应该如此花钱吗？”老霍利斯粗声责问道。“是的，先生。”我回

答。老霍利斯的脸色顿时缓和下来。他将我迎进家门，并邀请我共进晚餐。晚饭后，我为小霍利斯和他的姐妹们读了些有趣的故事，直到他们上床入睡。“我想，你能理解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在明天早晨以前一定有许多事情要做。”我留了下来，与他一起组装玩具火车，可万万没想到，这项看似简单的活儿，将耗费我们几乎一整夜的工夫。夜里，老霍利斯的妻子玛吉，为我送上她亲手做的三明治和热咖啡，还一直坐在一边，听我介绍当年在纽约城成长的故事。

美好的梦，一个孩子的梦。想着想着，我自己也渐已入梦。最后，隐约觉得，大约在我昏然入睡时，也就是在第二天的凌晨5点，是小霍利斯摇醒了我。因为我说过，我必须在早晨8点前赶回基地。

刚开始，至少在整整5分钟里，小霍利斯只是一个劲地在玩拼装好的新火车。最后，他突然想到什么，一声不响，走出了房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带着他一份礼物走了进来，脸上带着一丝骄傲的神情。“圣诞快乐，乔治。”他轻声说。太让我吃惊了！这是个梳洗用具，除了外面的小木盒，还有些卫生用具。他伸出双手，与我热烈地拥抱。

在我走向车站，赶回基地的路上，我的心情已不再懊丧。因为我在这个经历中所发现的意义，已远远超过我以前听到的任何战前动员和爱国主义演讲。我现在知道，这场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，我们在为什么而战。这个国家，就是我的祖国，是个充满梦想的地方，同时是个充满梦想者的国度，正是这些有着坚强信仰和意志的梦想者们，才能将我们所有的梦想最终变成现实。



圣诞节的秘密

◆ (美国)亚瑟·古特曼 孙开元(编译)

那是个圣诞节前一天的夜晚，妈妈还没下班，姐姐和我决定趁这个时机先打开妈妈送我们的圣诞礼物看一下。妈妈常在我们放学一个小时候才会下班回家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偷看一眼放在圣诞树下的礼物。姐姐比我年纪大，这事得由她带头，她打开了第一件礼物，我按她的命令，在前屋的窗户后面站岗。发现外面有任何动静或有人来，我就得赶快向姐姐汇报。

我太兴奋了，在窗户底下几乎一时一刻都站不住脚，眼睛看窗户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我的脑袋一会儿从窗户那边儿转过来看姐姐，一会儿又转回去看窗户，就好像是在看一场乒乓球比赛一样。“好啦！”姐姐喊道。只见她从圣诞树里拿出个首饰盒。“你知道这个盒子是装什么的，对吗？”我急得直蹦高：“该看我的礼物了！”“不行。”她说，“我猜肯定还有首饰什么的。”我看着姐姐在树里摸索着，想要找到点儿什么东西，她觉得可能会很小，也许是个项链或耳环什么的。“这不公平！”我边抱怨着，边跺脚。“你怎么不盯着妈妈了？”她只回答了我这一句。她一件件地打开着她的礼物，我只有站着放哨的份。终于，姐姐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，她

把最后一件礼物又重新包好，放回了原处，然后我们换了岗。我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，姐姐提醒我要小心，不要撕坏包装纸，看完后还要包好，放回原处。打开几只礼物盒后，我发现了一个窍门，就是只把包装纸的一头拆开往里看会省事得多。“太棒了！妈妈和爸爸给我的随身听配了好耳机！”我把耳机从盒子里拿了出来，正要往耳朵上戴，姐姐喊了起来：“快！包起来，妈妈回来了！”

我听到了外面的清脆的脚步声，心里一沉，我知道那一定是妈妈。顿时，我感觉自己的身子就是雪人一样僵住了。“快点儿！”姐姐的脸像墙纸一样白。我忙把耳机塞进了盒子，可我的手抖得厉害，在盒子里撕坏了包装纸。姐姐埋怨了我一声，这让我手哆嗦得更厉害了。我听到钥匙在叮当响着，然后门被旋开了。在系包装带时，我的心跳得更紧了。

“把它放在圣诞树最下边，找一些别的礼物压在上面！”姐姐边跑去迎接妈妈，边告诉我。我刚把装着耳机的礼物盒掩盖好，妈妈就走进了前屋。我跑过去喊着：“嗨，妈妈！”她微笑着回答了我一声：“嗨。”看起来没有怀疑什么。我的心跳慢了一些，长出了

一口气。刚才太悬了！

圣诞节那天早上，姐姐和我欢笑着等妈妈和爸爸给我们照相，然后就像是冠军领奖一样打开了我们的礼物——第二次。“耳机！”我喊着，“谢谢妈妈，这是我早就想要的东西。”所有的礼物都打开后，姐姐和我看着对方，彼此心照不宣。我们偷看礼物的秘密没被发现，但这次的圣诞早晨却让我们感觉比以往少了很多乐趣。

那以后，姐姐和我再也没提前偷看过我们的圣诞礼物。或许是我们第二次打开礼物时没有了第一次时那样的惊喜，或许是我们险些让妈妈发现，不想让妈妈失望吧。那一年我也更深层地了解了一些妈妈，我发现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糊弄。也许是因为在那次的圣诞早晨少了我们惊喜的喊叫，或是撕坏的包装纸向她泄露了秘密，反正后来妈妈总是把送我们的生日礼物藏在她壁橱的最上边，我们再也未能提前偷着看到过。

有时候不知道反而更好，因为这样你的心里就会有个想象的空间，有神秘感才更有甜蜜感。后来我长大成家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每到圣诞节，我和妻子都会把给孩子们礼物藏得严严实实，每次都给他们一个惊喜。